

● 长篇法医侦破小说

● 长篇法医侦破小说

● 长篇法医

● 杨容方 著
● 广州文化出版社

谜奇瓶妹姊

MEI PING QI MI

I. 47.5
991

姊妹瓶奇谜

杨容方 著

房州文化出版社

责任编辑 张永如 李一安
封面设计 宋名辉

姊妹瓶奇谜

杨容方 著

广州文化出版社 出版
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中路209号4楼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 9.5印张 19万字

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40,000册

ISBN 7-5431-0043-6

I·10 定价: 2.50元

内 容 提 要

一位漂亮的少妇猝然而亡，现场却没有凶手！
一位中年男子神秘地死去，他身边的公安人员竟没察觉！

剑拔弩张，械斗欲发，丁法医毅然开棺验女尸！

出敌不意，斗智斗谋，曾科长曲线侦破案中案！

这是一部融爱情婚恋纠葛与迷离血案于一体的长篇法医侦破小说。在荒唐的“文革”期间，在几近蛮荒、充满野性的湘西山区，发生了这么一起谜中有奇，奇中藏谜的疑案。凶手是谁？读者将随着年轻法医丁冰隆和“老公安”曾纪年的调查，经历一次曲折奇特的感情波折。作品于环环相扣的紧凑情节中糅入强烈的抒情色彩，蕴含着一种深沉的道德美，在公安法制文学题材上别开一面，独树一帜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星期日不寻常的电话.....	1
第 二 章	失恋瓶.....	15
第 三 章	械斗欲发.....	33
第 四 章	枣林爱情甜蜜蜜.....	57
第 五 章	山村笼罩着迷雾.....	74
第 六 章	开棺验女尸.....	90
第 七 章	双凤寻凤	106
第 八 章	四菊死因	125
第 九 章	一号瓶上新发现	139
第 十 章	一案未破一案又起	160
第十一章	火线离婚	176
第十二章	朝白发猎人撒网	193
第十三章	谁是凶手.....	208
第十四章	爱情的灾难	221
第十五章	四菊心脏病	238
第十六章	智能犯	254
第十七章	白发猎人真面目	262
第十八章	擒 凶	272
第十九章	待解的姊妹瓶之谜	279
第二十章	冰隆纪年揭秘底	291

第一章 星期日不寻常的电话

1 丁冰隆和曾纪年夫妇

曾纪年的每个星期天，几乎都有具体的安排。昨天，星期六晚上，堂客徐梅映就在枕头边布置道：

“搭着这一场天气好，明天我把被子洗了；你呢，做藕煤。那种烟灰煤到底不经烧，一天要十多个。上回你做那么一大堆，只剩几十个了——听见了吗？你！睡着了？啊？”

曾纪年长期都是堂客当家，月中发了工资，往堂客那里一交，百事不管。家务事平时都是堂客操劳。自己搞外勤的日子多，有空在家，便听堂客的吩咐行事。如今徐梅映开了口，他忙应道：“听见了。按你的指示办就是。”

徐梅映轻轻笑了。男人那么尊重她，她很惬意。下班回家，洗菜、烧火、做饭、洗衣，家务忙得腰酸背胀。有了男人这几句体己话，什么疲劳也消散了。

笑声在他耳际回旋，热气喷在他颈肤上，痒痒的，纪年感到十分舒适，慢慢含笑睡了。

说话算话，第二天一早，他就跳下床，扛锄头，挑粪

箕，上后山挖黄泥。挑回三五担，打赤脚，抡铁铲，和起煤来。

“泥巴不要和多了，”徐梅映听见铁铲擦得水泥板嚓嚓响，一面拆被子，一面从窗子探头嘱咐，“和多了难得燃。”

“是的，我知道。”曾纪年回答。

“泥巴和少了也不行，”徐梅映就是那么爱多嘴，把四十几岁的男人当伢崽看，“和少了不经烧，烧出的藕煤渣子也不好取，用火钳一夹就散了。”

“好，我晓得。”堂客这么细心，曾纪年暗暗笑了。堂客的话如同力量，使他感到浑身是劲，铁铲响得更勤，泥煤和得更快，没有好大工夫，和好了一大堆。他洗洗铁铲，像泥水匠磨地面一样，把煤堆磨了一遍，磨得亮亮的，光光的，十分好看。

“煤和好后的，要沤沤，沤熟了才好做。”徐梅映一手捏锅铲，一手拿菜碗，走到窗边探头说。

“晓得，你看，都磨光了。你还在想时，我就照你的做了。”曾纪年得意地笑了。

“我想的你都知道？你是我肚里的蛔虫？”徐梅映也笑了。

“就是嘛。不光是你肚里的蛔虫，当侦察员的人，要做一切侦察对象肚里的蛔虫呢。”

“真是三句不离本行。……讲起你这样聪明，那我又问你嘞，我今天要你做多少个藕煤？做了又放到哪里去呢？”

曾纪年说：“当然晓得嘛，不晓得怎么又恰恰和了大约九百个藕煤的煤呢？这九百个藕煤，你安排楼梯角角放三百，厨房三百，还有三百，准备装在阳台上的大木箱内。”

徐梅映惊叫道：“哎呀！我没有跟你讲，也没有跟任何人讲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曾纪年说：“你的嘴巴虽然没有告诉我，你的表情，你的行动却告诉了我。……昨天，我出差回来，在阳台晒衣服，无形中碰了下木箱，空响，我想，可能是里面的木炭倒出来了。打开一看，木炭果然不见了，连渣渣都扫过了。从扫把印子分析，你扫箱的时间在二十四小时之内。这种木板钉的箱子，既装过木炭，不可能再装其他干净的东西。再装木炭，用不着打扫；木柴有地方放，不必塞到木箱去；最近没有木匠做工，自然没有刨花可装；先一天打扫木箱，第二天布置我做藕煤，装什么还不清楚吗？……我们放藕煤，过去有两个地方，一是楼梯下，放得三百个；二是厨房，放三百，每次都只准我做六百个，多了没处放。这次我过细观察木箱，里面有木炭划过的痕迹，从上到下，有十八道，从高度看，恰恰与藕煤相当，又从左至右划了六道痕印，侧面也划了五道痕印，从宽度看，正和我们十二厘米的藕煤相当。你是细心人，做事有计划，自然，这是你在计算这里可以放多少个藕煤。所以，今早我和了九百个藕煤的煤。——你说，对不对？”

徐梅映没有回答，她打着哈哈，用笑声赞扬男人的智慧。笑饱了，才骂道，“哎唷，悖时鬼，你真是我肚里的蛔虫哩！”接着，又说道，“‘蛔虫’！洗手，洗脸，回来吃饭。”

不一会，曾纪年、徐梅映、丰丰围着桌子吃饭，劝菜劝饭，相敬如宾。正吃得热闹，有人在窗下叫道：

“曾科长，黄局长叫你马上到局党委会议室开会去。”

曾纪年对着窗户答道：“好，我吃完这口饭就来。”

曾纪年大口大口吃饭，不再说话。他的职业把他磨练得思维敏捷，行动迅速，手脚利索。

徐梅映望见男人狼吞虎咽的模样，心疼了，说：“慌什么？慢点吃，又不是上班时间，迟点就迟点到，未必就砍脑壳呀！”

曾纪年说：“倒不是砍不砍脑壳的问题，而是出了个大案子，急于要研究。”

徐梅映说：“什么大案子？”

“可能是库林县发生什么刑事案子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谁跟你说的？”

“谁也没有跟我说，我自己猜出来的。”

“猜？你样样都猜！又不是我叫你做藕煤，那么容易猜？”徐梅映白了男人一眼，将一筷子红辣椒塞到口里去。

“我猜，当然有根据嘛，未必会乱猜！”曾纪年夹了一筷子回锅肉塞进嘴，嚼了几下，说，“黄局长的脾气，大家都知道，搞批林批孔运动，他只会按上级的布置应付应付，不会在星期日叫大家开会。其他小事，他更不会夺走人家的星期日，他最注意干部的劳逸结合。现在通知到党委会议室开会，可见这是带机密性的会，平时是研究人事、案件一类的会才到那里去开。星期日开会，又叫‘马上’去，可见很急，当然不是人事工作会，十之八九是急案。黄局长是老公安，搞了几十年，一贯是急案不过夜的人。”

徐梅映又问：“那你怎么知道是库林县的急案？”

“这很简单。清早，我在挑黄泥，听见那边值班室叫黄局长接库林县的加急电话。黄局长接过电话后，通知开会，

哪里来的案子还不明白吗？”

徐梅映夹了一块干鱼放到男人碗里，白了他一眼，说：“嘴巴两块皮，说东说西都由你。如今讲嘛由你讲，是不是像你说的，只有黄局长晓得。你莫主观早了。——把这块鱼吃了，专门给你煎几块鱼，你连筷子都没伸。”

徐梅映看见地上那片阳光，想起大好的天气，想起沷熟的煤，计划破产了，忽然敛容道：“唉，捡到你没办法，星期日也不得闲。开会开会，一布置任务，你一拍屁股出了门，家务事又是我一个人的。唉，跟着你做堂客，莫造孽！”说着，翘起嘴巴收拾碗筷。

曾纪年不去责备堂客，他和徐梅映是患难夫妻，堂客的脾气他也摸透了。她是刀子嘴巴豆腐心，任劳任怨的人。虽然讲罗嗦发牢骚，事情还是要做，担子还是要担，好菜还是要留了等他出差回来吃。他放下筷子笑道：

“世界上有千千万万个女的，我为什么不找别个，单单找到你呢？就是看中你会担担子会当家，是个能干婆嘛！所以每回我拍屁股出差去，都放得下心哩。”

徐梅映喜欢灌米汤，戴高帽子，有了曾纪年这几句话，心里喜滋滋的，抿嘴道：“别个的男人星期一到星期六是公家的，星期日是家里的。只有我悖时，男人连星期日也卖给公安局了。你罗，局长布置的任务，不打一点折扣，堂客的话啦，左边耳朵眼进，右边耳朵眼出，耳边风。”

曾纪年扯开门要出去，听到这里，又转回身道：“这你又在讲冤枉罗，进了这个门坎，我哪点没服你管！你喊站着，不敢坐着，你叫往东，不敢往西！”

徐梅映嘻嘻嘻嘻笑起来，说：“快去！等下你们黄局长

0408220

要来催二遍了。我还不晓得他的脾气，性子急躁。若是害得他登门催人哪，又要含沙射影讲别人。上回子，明明是你缝扣子，结果他明里开玩笑说：‘小徐，大院里数你第一个厉害，又会当家，又会写算，又会管男人，我们老曾让你一个笼套套住嘴，一根绳子捆住脚，既不敢乱说，又不敢乱走，服服帖帖，哈哈哈哈哈……’暗里批评我‘一根绳子捆住脚’。我罗，唉，‘做了爷爷没有爷爷喊’，好心不得好报。”

徐梅映边说，边走到门口。

曾纪年听了很受感动，更觉得堂客真诚可爱，又觉她确实受了委屈，便回转身子，抱住她亲了亲，轻轻说：

“这不是好报吗？”

徐梅映怕里屋的妹崽听见，也轻轻说：“几十岁的人了，也不分白天晚上。让她看见了，”她指指里房，“你该死！”

曾纪年笑笑走了。门内门外两个人，都感到有说不出的愉快和甜蜜。

徐梅映洗过碗筷，揉面般揉搓起被子来。白泡堆满脚盆，淹没了被子，淹没了双手。

满妹崽丰丰听见洗衣板响，端一条小板凳，走出来叫道：“妈妈，妈妈，凳。”塞到妈妈屁股下，同妈妈讲笑。

丰丰也是一时三刻闲不下的妹崽，看见那堆亮光光的煤，说：“妈妈，妈妈，爸爸开会，你洗被子，我来帮你做藕煤！”

“还是我来做。”巷口上一个男人说道。

母女二人停了话，都朝声音方向望去，一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走来了。他，胖头大脑，壮壮墩墩，眼光犀利，嘴唇

微厚，给人憨实纯朴的印象。

丰丰口甜，连忙叫道：“丁叔叔、丁叔叔……”

这位丁叔叔叫丁冰隆。是刑侦技术室一位法医。曾纪年破案常常需要他协助，因此交往较多。加上他是个光棍，曾纪年夫妇又很关心他，如同兄弟般待他，到了星期日来客会餐，免不了叫他作陪；他有了什么心事，又常常对他们夫妇说，因而关系十分密切。

他和丰丰的关系也不同一般。曾纪年不在家，若是下雨下雪，他就去幼儿园接她。她呢，是个灵泛的通信员。爸爸说：

“今天杀了鸭子，喊你丁叔叔来吃饭。”丰丰便飞快地去了。要是办公室还有别的人，丰丰就向丁叔叔招手，扯得他勾下腰来，直到耳朵挨近她的嘴，才悄悄告诉他：“爸爸喊你有事，要你快快去。”

现在，丰丰站在黑色煤堆旁，她的脸蛋显得更加白嫩细腻。她笑着，小酒窝更加圆泛可爱。她头发细软。辫子像猪崽尾巴那样有趣。丁冰隆一面应和着，一面逗她：

“丰丰，丰丰，你做煤，不怕染黑你的手吗？你走开，我来做！”

徐梅映先和丁冰隆笑笑，算是打了招呼。这时说：“不要你做，我自己来。你和老曾一样，白天喊走白天走，晚上喊去晚上去，武斗以后，凶杀案子格外多，你一年五十多个礼拜里也难得几个空闲的星期天。今天有事就忙你的事，没有事，就休息一下吧。不要你做。”

丁冰隆说：“徐大姐，你看，我早作了准备，专来做煤的。”

他提起脚送徐梅映看。一双高筒胶鞋在晨光下闪闪耀

眼。徐梅映知道丁冰隆决心已下，再劝也无用，便退一步说：

“要做，你就做点。慢慢做，做得好多算好多，剩下的等老曾回来包消。”

徐梅映在湘江岸边长大，土改参加工作，一直在农会、初级社、高级社、人民公社做妇女工作。后来年纪大了，在银行里当出纳。五十年代，她穿一身灰衣，双排扣，是当时女干部时兴的“列宁装”。六十年代，她穿一身蓝衣，大襟，高领，右腋单排布扣，是当时女干部时兴的“妇女装”。近年来，思想略有解放，穿一点料子服，尖角披领，对襟，单排有机玻璃扣，方形贴袋，且有三五条横褶配相，大家称为“上海装”。她穿的鞋，自然也随时代变化而变化。五十年代穿布面底布瓣子鞋；六十年代穿胶底解放鞋；近年来，常穿一双平底浅口皮鞋。头发也不例外，五十年代留长发；六十年代织两条短辫，交叉倒夹在脑后；近年来剪短发，齐耳垂，使她显得更加年青漂亮。她穿衣、打扮、说话、待人，都有一种革命队伍中老大姐的风度。她说完话，退到檐下洗被子。丰丰捕捉一只旋飞的粉蝶。丁冰隆便做起煤来。

丁冰隆提起藕煤模子说：“我清早看见曾科长挑黄泥，后来又听见喊他开会，心想：拐了场，曾科长和了一大堆煤赶太阳赶不成了。我就赶快换了鞋来帮忙。”

“你们个个都是精灵鬼。”

“嘿嘿。”

徐梅映忽又想起丁冰隆老大难的婚事还没有下落，心里着急。她探说着：

“小丁，最近有什么苗头没有？”

丁冰隆脸一红说：“没有时间想这些事，还早呢！”

徐梅映劝道：“就说晚婚，你也该找了。你条件放低点，莫要求那么高，找一个有工作的，只要样子过得去，思想好，性格好，就行了。硬要那么漂亮做什么？吃得？用得？”

丁冰隆的婚事，是簾串豆腐——提不得的。一提起这桩事，他就沉默，他就烦闷，他就伤心，他就堕入痛苦的回忆，想起一位叫姚丽霞的姑娘来。

他叹了口气，没有回答徐大姐的话，只是狠劲地做煤，速度加快了几倍。

2 风驰电掣去库林

一月前，冰隆收到父亲的来信，说父母常为他的婚事操心，就是政府提倡的晚婚，他三十边上，也超过了年龄。母亲看见那些没有婆家的妹崽，就摸头拉手，亲热得很，巴不得人家就做她的儿媳妇。父亲这些日子，又是托人，又是亲自出马，物色合适人选。挑来挑去，他不知爬了多少山，过了多少水，走了多少路，在生疏寨子受了多少狗子的惊吓，终于找到一个合适人选。她是供销社的营业员，名叫赵燕姝。这妹崽眉目端正，模样好看，老实和气，待人热情，很顺人心。他到她家去过两回，她亲自给他泡茶敬烟，还喊他“伯伯”，他欢喜极了，他简直把“伯伯”听成了“爸爸”。他感到十分甜蜜。当然，他也回答得十分亲热，就像爸爸答应自己的女儿。燕姝已经看了冰隆的照片，她当然是背了他看的。据他爸回信，说妹崽没有反对。燕姝脸皮薄，过去每回提起亲

事，她不是当面表示不干，就是当场气冲冲走开。只有这回例外，她不说不干，也不走开。而是勾头听着父母介绍情况，红着脸听父母征求她的意见。她虽没有点头，没有说行，但大人已从她的神态认定，她默认了。燕姝的爸爸又告诉他一个让他放心的例子：燕姝她妈叫她取张照片，让他带给冰隆看看，她没有动。可她妈到她袋子掏钥匙时，她却抬起右手，微侧身子，暗示妈妈，钥匙挂在右边的裤带上。他听了这个细节，认定把握到了六七成，所以赶快给冰隆写信，并且寄来了照片。父亲再三叮嘱冰隆早日回信，免得老人在家里挂心。如果冰隆没有意见，他就择期带燕姝妹崽到地区同冰隆会面。冰隆还没回信，昨天又收到父亲来信，说是他要来看望儿子。

冰隆昨夜辗转难眠，三更时分还没入睡，他想起和丽霞在一起的往事，想起当年和丽霞在井边的相遇，想起和丽霞在月夜的散步，想起丽霞送他时的哭泣，想起那只至今未解的瓶子之谜，他没有心思回信，他觉得燕姝的模样确实不错，各方面条件也好。但他总是提不起兴趣，似乎他的魂被丽霞勾走了，他察觉到人的感情很绵很软，不像门坎上砍萝卜那样容易切断。它像水，劈开会合；它像藕，断了还有丝连着。他又感到深厚的感情，就像橡皮筋，如今丽霞拉住一头，他拉住另一头，他们离得越远，橡皮绷得越紧，那种往回拉的力就越大。如今他的心还被她用感情的橡皮筋牵着啊！他要把感情移到燕姝身上，多么难啊！

他刚洗好手脚，抹过脸，徐大姐提着一条活生生的青鱼和一篮子小菜回来了。

梅映蛮远就叫道：“哎呀小丁，你的藕煤就做得好嘞，

大大小小一个样，不像他们有些人做的，不是‘大肚煤’，就是‘矮子煤’，不是‘实眼煤’，就是‘倒丁字煤’。做煤有功，来，改善生活，我洗菜，你休息。”

冰隆说：“我来剖鱼罗。怎么个吃法？煮鱼汤吃，黄焖，还是红烧？”

“用茶油煎，放辣椒、姜米、甜酒、香醋，再用湘潭龙牌酱油喷。多放点辣椒，你晓得，老曾是没有辣椒不吃飯的。”

说完，她到檐下洗菜去了。冰隆便进厨房烧火洗锅子。

锅烧红了，油烧开了，油烟充满了厨房，香香的，越闻肚子越饿。

梅映在檐下催促道：

“小丁小丁，一条鱼要剖几年，还没看见鱼下锅，油都要起明火了！”

三斤重的青鱼早剖开了，冰隆在给丰丰讲解鱼的构造：

“这是鱼肝，含维生素甲，补眼睛，鸡毛眼，吃一星期就好。鱼胆，绿色，助消化，好苦的。这鱼鳔，你看，好轻，全装的空气，把气挤到前头，鱼浮上来，挤到后头，鱼就沉下去了……”

听见妈妈喊话，丰丰看看锅子，慌了，轻轻说：

“丁叔叔，丁叔叔，妈妈问你鱼要剖几年，油都快起明火了！”

“不要紧，来得赢。”冰隆说着，把洗碗布摊开，将青鱼放到布上，“丰丰，叔叔玩套把戏把你看：又要切得快，又要把鱼切成一块块，又不能切烂布。”

丰丰说：“唔，我不信，布要烂，布要烂。妈妈切嘎

嘎^①，砧板都切烂了。”

“你丁叔叔是法医，这是他练出的拿手戏，妈妈当然不会。”

丰丰说着话，又去看火。她是丁冰隆的好助手，会烧空心火。

冰隆边刨姜边洗辣椒，边问她火力如何。丰丰指着锅子的凸盖说：“你不要问，你听响嘛。”

他们说着话，走进一个人来。丰丰眼尖，忙喊道：“爸爸，爸爸，妈妈买了鱼！鱼肝把你吃，鱼肝会整鸡毛眼。爸爸有鸡毛眼吗？”

她的话引得大家笑起来。梅映在檐下说：“蠢宝，你爸爸有鸡毛眼，还当得了侦察员，抓得了坏蛋？”

丰丰又说：“爸爸喜欢吃鱼鳔吗？吃了鱼鳔会游水，把气挤到前头，就浮上来；挤到后头，就沉下去，真有味。”大家听了，又笑起来。

谈笑间，冰隆见曾科长那神色，知道有事，便轻轻问起会议情况，有什么任务。

曾纪年轻声说：“库林县公安局今天来电话，那里出了一起案子，要求我们去法医开棺验女尸，同时去人参加侦破。黄局长的意思要我们两个去，你这次去又验尸，又与我参加县里的侦破小组，协助破案。本来让你验完尸就回来。你知道，按理，法医是不参加搞侦察的。可是现在有几个特殊情况：一是如今‘文化革命’，大运动套小运动，没完没了，个个运动都要抽人去搞，二是公检法一砸烂，有些人成天参

① 湘西土话，指猪肉，也泛指肉食。